



王保忠
图书

王保忠小说集

张树的最后生活



Z S D Z H S H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王保忠小说集

wangbaozhongxiaoshuojì



张树的最后生活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树的最后生活/王保忠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6.5

ISBN 7-5378-2861-X

I. 张... II. 王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3472 号

张树的最后生活

王保忠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井州南路 53 号)

www.bywy.com

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7.75 字数: 314 千字

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2 800 册

x

ISBN 7-5378-2861-X
I·2788 定价: 28.00 元



目 录

上 篇	1
张树的最后生活	1
遍地西瓜	16
卡 年	28
关于茅坑	38
怀 孕	46
城市里的老玉米	59
柳叶飞刀	70
红套裙	85
1973 年的乡村婚礼	95
说个媳妇给根娃	105
树了个典型	117
努力表现	127
老弯的咋叫	138
大腿上的护兵	149

下 篇

愤怒的电影	157
谁跟我开了个玩笑	188
天堂，在另外那个街角	224

张树的最后生活

镇养老院也就一排灰头灰脸的平房，房前是一大片空地，原说要硬化一下建个门球场，不知为什么拖到现在都没有开工。眼下是夏天了，几场大雨过后，空地上那一星星草芽儿就顶高了，这儿一片，那儿一片，长得到处都是，看起来就像一个草场。张树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在草地上走了几圈，开始蹲下来拔草，手指都染得绿绿的。拔着拔着，忽就想起在村子里放羊的日子，心说多好的草啊，这么拔了扔了真是可惜，要是把那群羊赶来就好了。那群羊要过来，这片草一会儿就会给剃个精光，留下毛茸茸的草痕。

张树搞不清养老院的草怎么这么多，好像总也拔不完，今天拔过了，明天又生出来了，依然是绿绿的，这儿一片，那儿一片。胖院长站那里看一会儿，催促几个老头也出来拔草，说都动弹动弹吧，别让草爬到你们炕头上。老头们就一个个慢腾腾出来了，蹲坐在那里，老半天才挪动一下。看着他们都在动，胖院长眯着眼笑笑，便去找镇里的干部搓麻将去了。胖院长知道，这些老头是催不得的，紧赶着把那些草拔光了，那他们又去干什么呢？无事可是要生非的，倒不如让他们就那样磨蹭去吧。

胖院长一走，老头们就可以自由活动了。七八个人，有出去到大街上闲

逛的，有回屋光着膀子捉虱子的，有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。张树不大爱说话，闷了就枯坐在草地上想心事，手上的烟燃着，抽出一缕缕青丝。张树抽不起好烟，也就那种五六角钱一包的杂牌烟，或者更便宜一些，不带过滤嘴，烟丝有些发黑，但时间久了还是觉得这是一笔不小的花销。可他又戒不了，后来想想不是戒不了，是不愿戒。真要戒了，那个卖东西的女人或许就不来了。这是张树最不能忍受的，那样他的生活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？

张树今年四十八岁，应该说正当年富力强，如果他是镇里的干部，至少还可以干上十几年。三年前张树来这里时，就更壮得像头牛，以至于满头乱糟糟白发的石板头硬学着镇下部的口吻叫他小张，小张你去给我打水！小张你去给我打饭！小张你去给我买烟！石板头口无遮拦，嘴上像抹了油，一天到晚笑话不断，说实话，张树还真有点喜欢这个老顽童。石板头常常对张树说，你怎么年纪轻轻就进了养老院？是不是你伙计看你老二不顶事，一脚把你踹到这里了？说，你打过伙计没有？你伙计其模样，烂白菜还是鲜萝卜，她那个水大不大？张树便笑，有个伙计当然好，可咱连伙计一根毛都没摸过。张树说的是实情，他老婆都没有，哪里又谈得上打伙计呢？石板头不信，说你敢哄我？谁不知道你们当羊倌的有钱，怀里都揣着一疙瘩呢。我没你钱，可伙计打过十几个，什么货我都摸过了。张树眼就睁大了，你说什么，老石你说什么？石板头说，别装傻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打伙计搞女人呗。你说我为什么这么瘦，知道吗？张树摇了摇头。石板头就笑了，看来你真是不懂，小张我告诉你，这都是让我的伙计们掏空的。张树眼更直了，十、十几个，你真是有福呀。石板头越发得意，说他早年当生产队长时，在玉米地里搞过支书的老婆。张树差点没跳起来，你，老石你真行啊，支书的老婆你都敢搞？石板头脖子一挺，说，王母娘娘她没在我那队，要在的话，我也敢摸她一把，你信不？张树觉得石板头话有点大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

张树真的很喜欢石板头，可几个月前那老顽童却心脏病复发，一伸腿走了。石板头死后，张树没等胖院长吩咐，就忙乎着给他洗身了换装老衣服。张树先是抹下了石板头的眼皮，又往他大张的嘴里塞进一块硬币，然后就把他的嘴揉上了。张树想，你这嘴巴一闭，再听不上你的笑话了。张树握了一下石板头的手，说老石你别动弹，别吓着我，我给你擦身子，让你干干净净上路。张树就下手了，扒掉了石板头的裤子，可是，他蓦地发现这死鬼的裆里没有男人那物件，那本该突起的地方像一块黑色的树疤。张树一下子瓷在那里，这死鬼不是说搞过好多女人吗，怎么连那东西都没有呢？后来石板头的亲戚来了，张树再三追问，才知道死鬼的尘根小时候让狗叼走了。张树忽然觉得石板头很可怜，可怜得厉害。石板头的快乐没准都是装出来的，假

的。张树边哭边骂，老石啊老石，你真的好可怜，什么世面都没见过啊。

张树有时也会记起那个老太婆，毕竟，她给养老院带来了一点点欢乐。老太婆在着时，每个人的目光都随着她移动，每个人的老脸都很生动，就像南墙下追赶太阳的一群向日葵。张树只是搞不清楚老太婆为什么要进养老院，她有儿有女，不像他们无依无靠。有好长一段时间，老太婆和他们一块吃饭，一块晒太阳。那时候，养老院的笑声此起彼伏，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幸福。那时候死鬼石板头也没有一点要走的迹象，围着老太婆团团转，大有独占花魁之势。张树对老太婆也很照顾，帮着她打饭，帮着她提水，帮着她生火，晒太阳时也紧挨着她。张树是打心里把老太婆当亲娘看待的，他很早就没了娘，见了老太婆就有点亲近，自然愿意为她做事。后来石板头的玩笑越开越大，嚷着要搬到老太婆的房子去住，老太婆信以为真，坐在院子里大哭了半天，一夹包袱走了。胖院长为此把石板头狠狠地数落了一通，说好好好，你们把她气走了，那就寂寞着吧。

卖东西的女人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大概就在老太婆走后的那些日子吧。张树记不真切了，只记得卖东西的女人每天都推着售货车来养老院门口站一会儿，卖他包烟，跟他说说话儿。卖东西的女人长得很好看，张树猜不透她究竟多大年纪，是三十五六，还是四十出头？卖东西的女人很会说话的，张树偷偷看过，她嘴唇很薄，嘴角边有颗黑痣，可能这就是人们说的美人痣吧。张树想，这个女人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了。卖东西的女人说话也快，连珠炮似的，达达达，达达达，让人有点招架不了。张树很喜欢听她说话，看着一连串的话从她薄薄的嘴唇里飞出来，软软地痒着他的耳膜，脸上便充满了阳光。张树觉得卖东西的女人对他也好，他一出养老院的大门，她脸上就有了笑，那笑从她俏俏的嘴角荡开，一波一波的，一直泛滥到眼角，耳根。卖东西的女人笑呀骂呀，老张你怎么这会儿才出来，不会是夜里搂上细皮嫩肉了吧？张树就也跟着起哄，说可不，你猜得真是准哩，我夜里真的搂上了细皮嫩肉，嘿嘿，你当是谁？卖东西的女人眉毛一挑，谁？张树说，就是你呀。卖东西的女人哈哈一笑，软软给他一拳头，说老不正经的，想搂我等下辈子吧。张树说，下辈子就下辈子，下辈子我一定娶你，八抬大轿把你抬回家。卖东西的女人“呸呸”吐口唾沫，就你每天买包烂烟，我会嫁给你？想得倒美！张树说，不美我还不想要哩，你嫌我没钱吧？下辈子我说什么也要转个大款，怀里揣上一坩蛋，说不定还不要你哩。卖东西的女人就乐了，说你要能转个大款，我就追你，不信追不到手。张树乐呵呵地说，追吧追吧，我跑慢些儿。张树本不多说话，可对着卖东西的女人却总有说不完的话，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。张树这样说时，好像真的到了下辈子，好像

他真的转成了大款，卖东西的女人在后面追他呢。张树就觉得很幸福，心想这女人真是会说话，讨人喜欢呢。张树一高兴就会多买些东西，从货车上拿一包烟，一小袋瓜子，一小袋杏干，有时还会再加上一小袋花生，一小袋油炸蚕豆。张树就这么个人，听不得好话，一听好话就头大，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一块给人家。

张树买那么多东西，卖东西的女人当然高兴了，好听的话就会越说越多。张树不是个傻子，明白她这么跟他套近乎，也就希望他多买点东西。明明知道这一点，张树还是乐意让她哄着，任她把自己哄得晕乎乎。张树觉得人有时候还是糊涂些好，有些事情其实不能太较真，不能想得太明白，较真了，明白了，就没多大意思了。卖东西的女人能跟他多说几句话就行了，多给他一点笑就行了，你到别处买东西，人家不定给你个冷脸呢。时间久了，张树对卖东西的女人真的有点依恋了，有点离不开她了。张树常常想，假如有一天卖东西的女人不在养老院门前摆摊了，他该怎么办？听说这女人在镇中心已买下了门面房，很快就要搬进去了。一想到这，张树心里就有点恐慌，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走呢？

现在，张树又站到了养老院门口，可他没见到卖东西的女人，没见到她的货车。每天这个时候，卖东西的女人一准会来的，除了刮风下雨，她一准会站在这里的。有时张树没出来，卖东西的女人就大声吆喝，出来买东西，老张你出来买东西！香烟，瓜子，杏干，蚕豆，老张你听到了吗？卖东西的女人嗓子很细，很甜，很有磁性的。张树只要听到了，无论手头有多要紧的事，都会放下来，急慌慌地奔出来，似乎他稍一迟钝，卖东西的女人就推着车走了。可现在卖东西的女人却没有来，张树心咯噔了一下，她这是怎么了，怎么能不来呢？张树忽又记起了卖东西的女人要搬走的事，也许她真的不会来了。等了很久，仍没见卖东西的女人，张树心里就空落落的，像什么东西猛地给抽走了。张树叹了口气，心说你怎么能说走就走？就是走也得跟我打个招呼吧，怎么连个招呼没有就走了？转念一想，人家凭什么要跟你打招呼？你和人家一点瓜葛都没有，要人家跟你说什么呀？让人家说，老张，我以后不来这里了，要搬到门面房去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呀？让人家说，老张，这几年你照顾了我不少生意，真该好好谢谢你？让人家说，老张，以后买东西，还到大街上找我，我等着你？张树摇摇头，又摇摇头，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。

张树想，这世界或许就数他可怜了，跟他一块晒太阳的老太婆走了，跟他开玩笑的石板头一伸腿登天了，现在，卖东西的女人也走了。张树知道自己走不了，走又能到哪儿去呢？张树是个老实人，过去在村子里时一直给包

天民放羊，白花花一大群几百只羊哪。包天民对他也很满意，说兄弟你羊放得不错，你给我干活没的说。张树觉得这话受听，做事越发认真了，哪里的草肥，他就把羊赶到哪里去，生怕它们落了膘。有一天张树把羊赶到了南沟，一只发情的骚胡追着一只漂亮的绵羊往沟梁上的树林里奔去了。张树打了个唿哨，那对“恋人”没有返回的意思，又打了个唿哨，两只羊仍听而不闻。张树急了，也上了沟梁追进了树林，接近一片杨树丛时，一种怪异的声音撞击着他的耳膜。那声音很激烈，很张狂，要人的命，使人血液沸腾呢。张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，看到村主任和马二媳妇在草地上翻滚着，疯狂地折腾着。张树虽是个光棍，但男女之事他还是略知一二的，一时间他呆了瓷了，瓷成了一根木桩，视线是怎么也移不开了。马二媳妇蓦地发现了张树，“妈呀”叫了一声，便将村主任从身上推下去了。村主任看清是张树之后，黑着脸说，你还有完没完，啊，我说你还有完没完？张树这才清醒过来，匆匆地奔出了树林。

这事过去没多久，包天民便不让他放羊了。包天民说，兄弟你另找个主儿吧，我这群羊要卖了。张树还能有什么法子，人家要卖羊了，你总不能赖着不走吧？可他走了后，包天民却从外村雇了个羊倌，根本没有卖羊的迹象。张树心里发毛，想去讨个说法，终是没去。正好村里的包二也买回一群羊，张树就登了他的门，说我给你放羊好不好？包二不好意思地说，我知道你是个放羊的好把式，可我不敢用你。张树大睁着眼睛说，我又不是狼，会吃了你的羊？包二压低声音说，是咱们主任不让我雇你，唉，你怎么能跟他过不去呢？他搞女人的事你看见就看见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，四处嚷嚷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张树忽然明白过来了，包天民解雇他，包二不用他，原来都是村主任暗地里发话了。张树后悔不已，心想万不该把那事告诉放牛的余大嘴，余大嘴那个喇叭嘴，哪里靠得住呀。

张树度过一段无聊的日子后，村主任找上门来，说你好悠闲，怎么不去放羊了？张树闷闷地说，没人再雇我了。村主任嘿嘿一笑，这不行哪，没活干就没饭吃，你就不想个法子？张树摇摇头说，我能有什么法子？村主任说，眼下就有件好事，镇养老院还空着间房子，你去不去？张树眼睛睁得多大，主任你这不跟我开玩笑嘛，我还没七老八十呢，你让我去养老院干什么？村主任说，等你老了怕就进不去了，你以为养老院想进就进，啊？那是有名额的，你懂不懂？我看你还是先进去吧，你一个光棍，早晚要去那里的。晚进不如早进，早进一天早享一天福，有房子住，有人给你做饭，这么好的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呀。今年镇里可就这一个名额，张树我告诉你，过了这村没这店，到时你可别吃后悔药。经不住村主任再三动员，张树卖了他

那三间土窑洞，进了养老院。

张树越想越觉得委屈，心说你们都走吧，走吧，我哪儿也去不了。土窑洞卖了，回去了也没个落脚处，倒不如就在这里混吧。再说，胖院长要比村主任和善一些，逢到过年过节领导来慰问，胖院长对他们就更好了。比如中秋节，镇长来看望他们，就每人发给他们五十元慰问金。镇长很会说话，说镇里的光景也不好过呀，你们多担待点，等镇里的条件好了，每人给你们发一百块，不，二百块。镇长还握着张树的手说，怎么样，在养老院还习惯吧？张树点点头，说好好好，我很好的。镇长说，不容易呐，我知道你是个羊倌，过去在野地里散漫惯了，能在这里过得很好，说明我们的养老院办得不错嘛。镇长走后，胖院长拍着他的肩膀说，不错不错，张树你这人不错嘛。

张树也觉得自己很不錯，可他一个不错的人，怎么会没个女人呢？张树想，我要有个女人，你就是天王老子来劝，我也不会进养老院的。张树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刘媒婆给他介绍过一个对象，那姑娘模样周正，身段也凑合，但她家要的彩礼钱太多，这件事也就泡了汤。张树三十几岁的时候，刘媒婆给他介绍了个寡妇，那女人又老又丑，可见了面，人家倒嫌他不说话，三脚踢不出个屁来。这事自然又没结果。张树四十几岁的时候，几乎踢破了刘媒婆的门，可刘媒婆只是摇头，说你命不好，命里没娶老婆的命，你就得打光棍，想也白搭。

张树固执地立在那儿，把自己站成了一棵树，一棵落尽了叶片的树。只是他心里还有一点绿意，那是摇曳在他心中的最后一点温情，他想万一卖东西的女人真的会来看他呢？可是，这盼头又是那么可怜，那么可笑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好笑。张树真的笑了，嘴角向上一牵，就笑了。张树笑得很难看，地下的一群蚂蚁看到了，吱吱吱地笑出声来。张树火了，一脚踩下去，让你们笑，笑，我看你们是笑还是哭？那群蚂蚁这下不敢笑了，四散而去，不见了踪影。张树觉得解了气，一扭头，就要回院子里去。可是，走了没几步，张树又停下来了，心里的那点绿意在提醒他，卖东西的女人说不定真的会来呢。你要是走了，她见不到你该怎么办？张树便又立在那里了。

张树想，卖东西的女人要来了，该对她说些什么呢？张树有点为难了，他知道自己不会说话，嘴比脚丫子都笨。可这一回他无论如何也得好好说上几句，可怎么说呢？说，祝你喜迁新居，财源茂盛？张树自语了几句，话一出口，脸就红了。张树使劲摇了摇头，心说这可不行，这是书上的话，是电视里的话，他哪能说出口呢。那就干脆什么都不说了，给她买件礼品？对，这倒是个主意。可买什么礼品呢？张树又犯了难。送她一面大镜子，镜

面上喷几个吉利的大红字？还是送她一个大花篮，现在好像挺时兴这么送礼的。张树琢磨了半天，最后拿定了主意，送她个花篮吧。镇上十字路口的西北角，有个卖花篮的店铺，门前夸张地摆着个几丈高的大花篮。只是他不知道花篮的价钱，好像得花几十块哪。想到钱，张树有点心疼了，他的积蓄不多了，现在一次就得花几十块钱，他还真有点舍不得。

张树正这么割舍不下，忽见街巷那边，卖东西的女人推着售货车来了。张树揉了揉眼窝，又掐了掐大腿，疼，就觉得前面真的是卖东西的女人。张树眼一下亮了，心咚咚咚地跳了起来。张树心里喊出了声，来了，来了，你到底还是来了。可卖东西的女人过来了，张树反倒不知说什么了，搓着两只手只是笑。卖东西的女人还像往常那样一笑，说老张你今天出来得早呀。张树一撇嘴说，是你来得迟了。卖东西的女人盯着张树看了半天，说你今天怎么了，脸色不对劲呀。张树脸一红，说没有，我能有什么不对劲？卖东西的女人说，不对，你肯定有心事的。张树脸就更红了，吞吞吐吐地说，我还当你不来了。卖东西的女人怔了一怔，说老张我明白了，你念着我想着我，对不对？张树点了点头。卖东西的女人又那么一笑，说老张不瞒你说，我明天真的不来了，今天是最后一次，你买什么就买吧，我给你优惠一点。张树就瓷在那里，半天才泛上话来，你明天真的不来了？卖东西的女人点点头说，我怎么会骗你，毕竟你是我的老顾客嘛。张树好像没听到，唠唠叨叨地说，不来了，真的就不来了？卖东西的女人忽然又笑了，老张你没病吧，你话怎么这么多，买什么就买吧，一会儿我还要回去，明天我那店就开业了。

张树忽然伤感起来，说明天开业，你说我送你件什么东西？卖东西的女人忽然大笑起来，好你个张树，看不出你倒是个细心人，我那店要开业了，可到现在还没人想过送我东西呢。说吧，你准备给我买什么？张树也不心疼那几十块钱了，脖子一挺说，我送你个花篮，送你个大花篮。卖东西的女人又一阵笑，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，像给风按倒的树。张树红涨着脸说，你别笑，我真有这个想法，不跟你开玩笑的。卖东西的女人捂着嘴说，那花篮呢？花篮在哪里，你总不会用嘴给我编一个吧？张树急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，我真、真是想要送你花篮的，我正想着花多少钱才能买上，你就来了。卖东西的女人又笑了，把你个张树，想不到你也会卖嘴皮子，跟我要心眼，你真想送我花篮？张树认真地说，哄你是蛋。卖东西的女人说，那你还愣在这里干吗，去给我买呀。张树激动起来，掏出一张票子，说这五十块你拿上，买个花篮应该够了吧？卖东西的女人嘴一下张大了，看看左右没人，压低声音说，老张你疯了？发高烧？张树急得直跺脚，差一点要发誓了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胡话？

卖东西的女人就瓷在那里，一张脸成了个调色板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一会儿紫，一会儿黑，最终凝成了个黑，黑得乌云滚滚，云团里藏着雷电，藏着倾盆大雨呢。“轰”的一声，卖东西的女人打雷了，下雨了，把你个死张树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好鸟，一直在打老娘的主意。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想占老娘的便宜，啊？你说老娘我稀罕你那五十块钱吗，啊？你凭什么送我花篮，啊？你送我花篮，让我老公怎么看，啊？你个死张树，你个烂羊倌，你身上的骚羊气还没散尽，打起老娘我的主意了，啊？收起你的钱，老娘我不稀罕！卖东西的女人只一把就将张树手里那张票子打掉了。

张树枯在那里，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，送她个花篮就错了？卖东西的女人又一盆凉水“哗”地泼过来，卖东西的女人说，我早看出你想干什么了，打光棍打出毛病来了吧，想放放那点灰水水，你到“小香港院”去，那儿有做那生意的女人。张树半天泛不上话来，小香港院他是知道的，原先是镇里的糖酒公司，后来公司垮了，院子里就搬进了杂七杂八的住户，有开大车的，有卖油条的，有卖兔头的，有卖衣服的，有卖糖果的，有做零工的。张树早听说过那地方人杂，可院子里有做那生意的女人他倒是第一次听说。

卖东西的女人骂了半天，瞪了张树一眼，恨恨地推着售货车走了。卖东西的女人把车子推得很响，轰轰烈烈，惊心动魄，把半个镇子都震动了。张树给震得麻木了，老半天才缓过神来，这不是做梦吧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她这是怎么了？我不就说了句送个花篮吗？犯得着发那么大的火？

张树真是越想越糊涂了。

张树几天都没想明白。

张树常常不由自主地立在养老院门口，明明知道卖东西的女人不会来了，仍然固执地立在那里，就像一棵没有指望的树。张树立在那里，脑子里过电影似的回想着他和卖东西的女人有过的交往，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笑话，一个动作，他都记得真真切切。张树想过来想过去，觉得他真的很在乎卖东西的女人，他想着她，念着她哩。张树心里问自己，你究竟把她当成什么人了？好像又有人替他回答：当成你的女人了呗。张树知道这都是自己心里的念头，他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，我连她的手都没捉过，她怎么会是我的女人？可，不是女人又是什么？张树脑子里忽然跳出一个词，梦中情人。这个词很温柔，很时髦，让人心惊肉跳，张树不知什么时候把它存在脑子里了。对了，是这么回事，你把她当作你的梦中情人了。

确认了这一点，张树就陷入了痛苦之中。张树进一步想，他的梦中情人

其实很精明，没给过他任何优惠，没让他占过哪怕是一分钱的便宜。这个女人很有经济头脑，懂得送货上门，热情服务。她的服务态度是无可挑剔的，她开了店，生意肯定错不了，财源滚滚。张树忽然记起了一件事，这件事让他想起来有点后怕。去年秋天他过生日，石板头让他请客，说要好好庆贺一下。石板头说，生日只会越过越少，过一个少一个，不庆贺一下说不过去。张树就去跟卖东西的女人买了酒，很便宜的那种酒，两块八一瓶。张树本来打算买两瓶的，想想别人过生日从来不请客，就只买了一瓶。吃饭时，几个老头每人分了一小杯酒，还划了一阵子拳，也真够热闹的。但喝下去后，就都叫唤头痛，石板头还昏睡了一个下午。有人忽然愤怒起来，说张树你是不是买了假酒了？张树就怔在那里了，其实他早就想到了这回事，每个人都反应得厉害，这酒肯定有问题了。可他怎么也不相信卖东西的女人会卖假酒，这可是犯法的事。张树怔了半天，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，这不可能的，她怎么会卖我假酒？你可别乱说呀，你头痛是你酒量不行，这酒很好的嘛，我喝着挺舒服。其实张树也头痛得厉害，恨不得往墙上撞，或者把脑袋割下去。见张树这么肯定，几个人就不再嚷嚷了。事后，张树想，酒绝对是假的，幸亏他只买了一瓶，每个人也只喝了一点点，要喝多了，说不定就得住医院。说得再严重一点，很可能就断送了性命，几个人一块上西天了。后来见了卖东西的女人，张树只说那酒口感不好，喝下去头痛，你以后最好别进那酒了。卖东西的女人脸红了一下，又拿出一瓶酒，说老张这瓶酒我送你了，不要钱的。张树知道她什么意思，她在堵他的嘴，怕他把卖假酒的事说出去。张树没要那瓶酒，当然也不会去说这件事，说出去她就有事了，没准就不会来这里卖东西了。这可是他不愿看到的。

张树再进一步想，他是怎么学会吸烟喝酒的？其实也都是这个女人教的。有一次张树出去只买了袋瓜子，卖东西的女人忽然笑了，笑得前仰后合的。张树给笑糊涂了，说，你笑什么？卖东西的女人说，老张你真像个娘儿们，没事就嗑瓜子，你怎么不买包烟，男人应该吸烟的。张树笑笑说，我不会吸烟，那玩意辣嗓子，对身体也没好处。卖东西的女人说，老张真有你的，你没钱买烟就别买了，跟我讲什么大道理？张树觉得很不自在，心一狠买了包烟，当着女人的面剥开锡纸，抽了一支，立刻就呛得咳了起来。卖东西的女人又笑，老张你下辈子真该转个娘儿们，你享不了男人的福。张树受不了这话，索性又买了两包，回去后却心疼得要命。再见了卖东西的女人，张树就摸出烟抽，抽得有滋有味，腾云驾雾的。卖东西的女人就笑了，这就对了老张，我最喜欢看男人抽烟的样子。张树就有些得意了，站那儿一口气抽了几支，末了又拿了一包。又一次，卖东西的女人问，老张你会不会喝

酒？张树摇了摇头。卖东西的女人啧啧嘴，说，老张你真连酒都不会喝？张树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卖东西的女人就叫出声来，你真没福呀，你连酒都不会喝？哪个男人不会喝酒呀，不喝酒还敢叫个男人？张树就买了酒，喝了几回也习惯了。酒是个好东西，酒让人舒坦，让人喝了想法大着呢。每晚睡觉前，张树就喝个一二两，喝了就睡得香，睡得踏实。有时候，他的梦里会出现卖东西的女人，她拉着他的手，说着笑着，亲热得像两口子。

死鬼石板头为此常常开他的玩笑，说他看上那个卖东西的女人了。张树自然否认，石板头说，你别哄我了，你看她一来你就丢了魂，没命地往外跑，你的钱差不多都花在她身上了。张树红着脸说，人家有男人有家室，是个良家妇女，我能有什么想法？石板头说，没想法？你哄鬼去吧。我看那女人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，你一出去她脸上就开了花，有说有笑的。张树明明知道石板头开他的玩笑，可心里还是乐意听这样的话。张树想，活着不就活个高兴，活个梦想吗？他的梦想就是卖东西的女人。

可是现在，张树觉得他失恋了，他的梦中情人粉碎了他的梦想，她不让他想，硬是不让他想了。张树也不愿想她了，这么个说翻脸就翻脸的女人，有什么好想的？张树说不想了，却管不住自己的脑子，他越是不让脑子想她，脑子越是把她想得厉害，张树就狠狠地拍打自己的脑袋瓜，你个不听活的东西，你是西瓜还是菜瓜，谁让你想她了，那么个女人有什么好想的？她骂你骂得还不够，伤你伤得还不重吗？

但张树的脑瓜却背叛了他，且驱赶着他逃出养老院，奔到了大街上。镇子不大，店铺也不多，张树一家一家地搜寻着，几乎没费任何周折就找到了她的店铺。当时卖东西的女人正在店门外忙乎着，收拾着那些锅碗瓢盆，弄得叮叽当唧响。她身后是一面擦得明光锃亮的玻璃门，上面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，喷着“秀姑杂货铺”的字样。张树琢磨了半天，断定卖东西的女人就叫秀姑。张树一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他也没问过人，他觉得她对他好就行了。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，知道了又有什么用？张树的视线很快又落在了她的身上，他看见卖东西的女人正躬着腰在摆放砂锅，她的臀部朝他这边撅着，两瓣屁股像两颗皮球，好像一不小心就会射出来。张树盯着看了一阵，体内就有了一种冲动，脸也涨红了。

张树傻乎乎地看着，忘了自己是在大街上，突然间，卖东西的女人转过身来，他赶忙将头扭到一边去，心咚咚地狂跳起来。等了好一会儿，张树再回过头时，卖东西的女人已进了店铺，他心底便泛出一丝隐隐的失望。张树不知是走还是在，他想，你怎么跑到这里了？人家不愿见你，你跑这里来干什么？然而他的两只脚却生了根，怎么也拔不起来了。张树就那样偷偷地望

着店门，偶尔能看到女人的身影在窗前闪现。张树想，是不是该进去买点东西呢？她的店刚开张，有人去买东西才吉利啊。

张树想了半天，开始向店门那边挪蹭过去，可还没走几步，卖东西的女人就出来了。张树赶紧刹住脚步，憨憨地冲她笑着，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。卖东西的女人放下脸，说，死张树，你真得寸进尺呀，追到我店铺来了，你到底还有完没完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我不稀罕你的东西！不稀罕！张树嘴角翕动着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卖东西的女人又说，你滚，滚得远远的，小心我男人出来收拾你！张树结巴着说，你别生气，我，我是来买东西的。卖东西的女人没好气地说，不卖不卖，你滚远远的。张树乞求地说，我真是来买东西的，我真不哄你，真的不哄你。卖东西的女人盯着张树看了半天，语调终有些软了，你别缠着我好不好，小香港院有那种女人，你去那里吧，去吧去吧，啊？你不是说要送我花篮吗，我不会要的。你把那点钱省下了，也够你到那里红火一回的。正说着，有个男人从店里出来了，他看了卖东西的女人一眼，皱着眉头问，怎么回事？张树猜出了他的身份，心里由不得敲起了小鼓。卖东西的女人冲那人笑笑，说没什么，这人问路。那人瞥了张树一眼，说屁股大个镇子，还问路？一扭身回去了，拉开店门时，又回过头看了张树一眼。卖东西的女人嘀咕了句什么，匆匆回去了。

张树在那里杌了半天，往养老院返去。张树觉得两条腿很沉，灌了铅似的，他真有点拖不动了。张树想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女人真是疯了，她开了杂货铺，我去买东西都不让？他娘的，我真是热脸撞上冷屁股了。张树一路走着，脑子里老回响着卖东西女人的声音，你滚，滚得远远的。她让我滚，让我滚得远远的，这叫什么话呀。

黄昏哐当一声来了。

养老院是两扇铁栅门，这会儿正紧闭在夕阳的余晖里。张树远远就看见了那门，他觉得那门很陌生，疑心自己是不是走错了。铁栅门原来刷着绿漆，风浸雨蚀，那绿渐渐褪去了，锈出斑斑点点的暗红。门牌上写着镇南街8号，张树愣了好大一会儿，想想没错，是这个门。可是他却枯在那里，怎么也不愿进去了。张树想，三年了，他在这铁门里关了整整三年了。他忽然忆起了小时候的事，那时他爹还活着，他爹在生产队放羊。他两岁时，娘就跟着进村磨剪刀的南蛮子跑了，他爹的脾气于是也变坏了，回了家一挂羊鞭就喝酒，醉了就拿他出气。他因此很怕回家，一看到家门就害怕。放了学小伙伴们都回家了，他还在街上玩，一直玩到天黑，才磨磨蹭蹭地回家。走到家门口，他腿就先哆嗦起来，也不敢进门，隔着门缝使劲地嗅啊嗅，倘若嗅到酒气，他就更不敢进门了。他蹲在门口，指望他爹先睡下，等他睡下才溜

进去。有几次，他等啊等，竟蹲在门口睡着了。

张树这么磨蹭着，门忽然开了，胖院长出来了。胖院长黑着脸说，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，啊？你以为这是住店，想住就住，不想住就走人，啊？你说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张树支吾着说，上街去买烟了。胖院长说，那个女人不是每天都来吗，你跑街上干什么？张树说，不来了，她开杂货铺了。胖院长说，就算是上街买，也用不了一下午吧。你说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？张树说，我真去买烟了。胖院长笑笑，说那把你的烟拿出来，我瞧瞧。张树在衣袋里摸索了半天，只摸出一个空瘪的烟盒，盒子里也就几支烟了。胖院长嘿嘿一笑，张树啊张树，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儿，你骗不了我的！说吧，你到底干吗去了？张树知道躲不过去了，就一五一十说了去找卖东西女人的事。张树说，我只去瞧瞧，瞧瞧，我什么话都没说。张树说话时，胖院长扑哧一声笑了。张树便也笑，胖院长却严肃起来，你笑什么啊笑，想不到你这么老了，肚子里的花花肠子还不老。张树不敢笑了，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，勾着头，任胖院长训斥他。胖院长训够了，挥挥手说，你去吧，快开饭了。张树便往里走去，没走几步，听得胖院长的笑声在他身后飞扬起来。

张树哪有心思吃饭，人家都去打饭了，他还窝在屋子里。张树一点都不觉得饿，总听得有个声音敲打着他的耳膜，你滚，滚得远远的。张树由不得捂住了耳朵，那声音却从他的指缝里冒出来，你滚，你去小香港院找那种女人去，去吧去吧。张树没法子，松了手，任那声音冲出来，在屋子里四处撞击着。那声音里还夹杂着胖院长的笑声，想不到你老了，肚子里的花花肠子还不老。张树木木地坐在炕上，想，我真的老了吗，真的老了吗？想着想着，忽然抱着脑袋哭了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。哭着哭着，忽然又笑了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。

张树一夜没睡着。

连着几夜，张树一直没睡踏实。

某一天黄昏，张树偷偷溜出养老院，进了小香港院。张树走进院子，脑子里一直轰响着卖东西女人的声音，小香港院有那种女人，你去吧去吧去吧。张树像是在跟谁赌气，内心里很激烈地说，去就去，我倒要看看那种女人好不好。小香港院静悄悄的，好多房子都空了，显然很久没人住了。张树想，这算什么小香港？这还敢叫个小香港？心里嘀咕着，忽见对面一间房子闪出个女人，细眉细眼的，有点像马二的媳妇。张树就怔在那里，觉得嗓子有点痒，由不得咳了一声。女人一直盯着他，脸上浮着浅浅的笑，张树几乎被那笑感动了。女人终于出了声，是来住店的吧？张树忽然红了脸，不知该说什么了。